

「今天的訓練就到這。」

伴隨男人的一聲令下，持刀青年的動作也隨之停止，而收妥刀械僅只兩秒時間，毫不戀棧——說實話，沒人想為無謂的掙扎白費心力，只有少年本人仍堅持著徒勞無功。

少年抹去嘴角的血漬，伸手想撿起落於地面上的小刀，顫抖的手卻不聽使喚。分明青年的每一擊都充滿良心的落在刀口上卻依然震的他虎口發麻，毫無反擊餘地。只能同所有人的預期的一般，在淤泥中攀爬翻滾，因雞肋的低階異能而一生庸碌無為。

「整理整理再進來吃飯。」男人淡漠的說道，抬起下頷就命青年入室，徒留少年與滿地的冷兵器及失落，跪坐在地上久久無法原諒自己。

直至派沛先生轉身離去前，雷伊都只是杵在外圈靜默地看著那滿地挫敗。

在看見那原本堅定的神情逐漸被落寞佔據，在看見那膝蓋磨擦出血的那刻，他多想直接伸手將那跪坐在地的男孩扶起。確認孩子的傷，牽起孩子的手，但總有個堪比警告的想法告訴雷伊最好不要——至少別在派沛先生的面前這麼做。

這些再平常不過的關心看在那位高階幹部眼裡似乎成了阻礙伊薩克成長的毒藥。

當然，這感想只是雷伊額外的臆測，或許不至於在訓練結束後碰都碰不得，但他想自己正大光明越過對方底線這種事，這輩子只需要發生那麼一次就夠了。

就好比不久前，他同樣的只是在場外旁觀，只是那回的訓練強度卻讓他有些不能接受。

那將人摔到牆面上的舉動毫不留情。

那打擊於腹部的力道讓他以為聽見了乾嘔的聲音。

他似乎還看見鮮血從伊薩克的嘴裡逕自嘔出了一些。

到後來他雙眼注視的不再是被打到幾乎無力反抗的伊薩克，而是被指定與之訓練對戰的另一名伊卡洛斯成員——派沛先生的保鏢。

他無權阻止訓練進行，但他打從心底的認為已經差不多了。

這些強行施加的挫敗感，這些逼迫對方吞下的無力挽回，還有再怎麼使勁承受後那孩子到頭來只被允許憑著自己的力氣再度站起。

你看不出來他快不行了嗎？

那其實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念想。

也可以說是個極其單純的意外。

場上冷不防地傳出冷兵器掉落地面的撞擊聲響。

但不是誰贏了，而是這訓練看上去是被迫中止。

明明伊薩克還杵在原地掙扎著想重新站起，可那明顯佔上風的保鑣卻像是忽然被一股外力逼迫向下，意識連結正被一股不可視的詭異拉扯撕裂，原本握著武器的手也無以自控的鬆了開來，不自主低垂的頭像極默認了投降。

而這當然不是甚麼正當程序下會有的勝負結果。

派沛先生馬上就將頭號嫌疑套在了還正凝望注視著保鑣的雷伊身上。

他開口朝人唸了聲單詞，手裡的拐杖敲響了地面。這牽制他人行動的把戲可不是只有那過度保護的傢伙才會，那還指望小孩成材的父親直接對這外人落下了刺骨的警告——

「你能夠站在這裡是個被允許的仁慈錯誤。」

「若你的願景是想讓他比現在更加軟弱、或者妄圖給他一個能夠釋放軟弱的去處，便是與伊薩克的願景背道而馳。」

「這不是個忠告，雷伊。」

「沒有下次。」

……是，派沛先生。

他能回應長官的僅只那被迫噤聲的注視。

沒有下次。

他聽得非常清楚。

那被迫噤聲的十五分鐘也讓他當下能做的就只能反覆思嚼長官說的話。

雷伊蹲低著俯身，沾水的紙巾輕輕抹淨那沾附髒污血漬的手臂掌心，那一動不動的雙腳任由他清潔的動作輕輕抬起、而後放下。抬眼對上的十之八九是那無神中帶有自責的雙眸，他已經看過不下數次，那結束訓練的孩子在進入休息室後的反應幾乎只是垂著頭坐在那凳子上，使盡全力後的疲勞與疼痛明顯是滿佈全身的折磨。

可說到底，軟弱的定義到底是甚麼？

在那無能為力的十五分鐘裡他曾忍不住冒出了這樣的疑惑。

忍著眼淚就代表堅強了嗎？

捨棄內心所有的依存就代表毫無弱點了嗎？

當一個人渴望強大的同時狠下手將自己的身心刨挖殆盡、

他除了那深不見底的空洞外看不見所謂其他。

「如果這樣的訓練強度是你希望的。」

黝黑的雙手輕輕捧起孩子的臉頰，金色的雙眸只盼能成為那一絲暖陽。

「我很抱歉干涉了你的決定，我保證不會有下次了。」

因為那是你所希望，你所盼望。

「或許對你來說這樣的大意不能說是沒關係的事情。」

「但我想讓你知道，不管你不小心犯了什麼失誤，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陪著你，對你說一聲沒關係。」

但如若剷除軟弱的規則是不能給予一絲關心，不能給予一絲溫暖，甚至不能最起碼的說一句「沒關係」。

那很抱歉，我辦不到。

黝黑的雙臂環上那茜粉色的身影，面頰蹭著依偎，哪怕只有一點，他希望對方也能同他感受到那朝陽和煦。

眼前的孩子又挺著身軀捱過了一次，他努力著、他堅持著、伊薩克在自己眼中從來就沒有表現過一絲懦弱。

就好比現在，伊薩克還自主增加了額外的輔導訓練，讓他得以使用異能干擾催眠意識的同時與之抗衡。鎮壓局將許多心靈異能者收入麾下以實施表面和諧的軟鎮壓，學習抵禦心靈系的精神控制在提出建議後也成了一門必修課。

因為我希望哪天即使我無法在場，你也能清楚怎麼面對試圖摧毀你主導權的傢伙們。

那硬撐著意識阻擋睏意的模樣直到進入休息室才放緩了一些。

但你現在可以就這麼放下一切，然後安心的閉上眼。

不用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用擔心你會遭遇不測。

又一次、不甚安分的手指腹輕輕滑過那毫無防備的側頸。

他看著、欣賞著一切，尤其那失去戒備後的平靜與安寧。

「辛苦你了。」

撫過碎髮，雷伊低著嗓音開口，笑著於對方的前額落下一吻。

我的伊薩克一直是最厲害的。

獨一無二。